

七零八落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21
第三章	46
第四章	62
第五章	73
第六章	92
第七章	111
第八章	131
第九章	145
第十章	166
第十一章	183
第十二章	195
第十三章	215

第一章

雨过天晴，日光如水，悄悄落在身上，感觉麻嗖嗖的。天空蔚蓝，很纯粹，好像是被谁抹去了杂质。绸子一样的云朵缓缓移动过来，转瞬间演变成了各种模样，给平淡无奇的天空增添了些许乐趣。远处的西山上笼罩着一层薄雾，将挺拔的山体包裹起来。

风迈着缓步徐徐而来，把方炜蓬松的头发吹散。他停下来吸入一口气，空气中似乎充满了泉水的芬芳。方炜笑了笑，继续往前走，今天他的心情像天气一样好。前两天，方炜的老乡请他吃饭，饭桌上老乡给他介绍了个四星级酒店的工作，方炜心动了，想也没想便答应了。

方炜换了一套最体面的西服，天不亮就出了宿舍楼，他没等公交车，他怕西服被挤皱了。马路上早已是人满为患了，打工者们穿着各式服装，夹着公文包，举着早餐在道路两侧穿梭着，他们一边走一边吃，脚底生风，忙忙碌碌的样子。这条老街永远都是这个样子，老人走了，新人马上补上来。

方炜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告诉司机酒店的名字，然后坐在后面上闭目养神。车到了酒店门口，老乡迎上来，方炜付完车费，大大方方地下了车。说实话，他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。他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外国人，空气中弥漫着异国的味道。他估计这片土地是由上帝说了算的。

酒店大概有二十多层，外墙纯白，阳台宽大，里面摆着两盆叫不出名的绿色植物，植物旁边是一张塑料椅子，躺上去一定非常舒服。有的人在阳台上浇花，有的人在上面看书，阳光照在他们黝黑的皮肤上，一派悠闲富足的景象。方炜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宿舍，不由得咽了口唾液，嘴巴里真不是个滋味。

老乡带着他往里走，院子里铺着平整的柏油路，三四个戴头盔的小青年像踩着烽火轮似的朝方炜冲了过来，方炜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两个小子从他的两侧滑了过去。

方炜的老乡原本也是酒店的员工，他在老家开了一家小型的食品连锁店，上个月办理了离职手续，临走前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所以

他古道热肠地把方炜介绍进去。老乡对方炜并不隐讳，把实情一一相告，方炜表示自己愿意当作一面红旗插在酒店的楼顶上。

方炜感谢这位老乡，不单是对方首先想到了自己，更重要的是他听到了实话。这年头，讲实话的人快要灭绝了。

人事部在配楼的拐角处，棕色的大门相当醒目，上面是英文，下面才是中文。办公室里的桌椅都很陈旧，与豪华的主楼不相匹配。办公室里坐着五六个人，穿着黑色的制服，胸前别着绿色的塑料名牌，有英文也有汉语拼音，好像很民主。

老乡让方炜在门口稍候，他去里面找熟人。他这么一说方炜才发现，原来里面还有一个大间。方炜傻乎乎地坐在门口的沙发上，手和脚都不自在，那感觉像是进了人家的客厅才发觉房主根本不认识你。

办公室的职员各干各的，谁也没有抬头看他一眼，仿佛这个人不存在似的。方炜有些不爽，胸腔里的火苗子腾腾往外冒。

老乡拿着一张空白表格回来了，他用手指了指，方炜会意，立即从公文包里取出签字笔，一笔一划地填写个人简历。这种表格他见多了，无非就是户口本上的那些东西，还有之前供职单位的名称、电话，都是老一套，没啥新意。由于这次是熟人介绍，所以他写得格外工整，像小学生的字，方炜的手心出汗了。

老乡带着他进入了里面的大间，方炜看到两个人，一个在低头发呆，另一个在打电话。老乡毕恭毕敬地站在办公桌前，两手自然下垂，脚跟并拢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。打电话的职员大概三十出头，前额很宽，高挺鼻梁，嘴角略微下垂，嘴唇丰满，洁白的牙齿，一头漆黑的披肩发，头发有些卷曲，有染过的痕迹。她的名牌被衣领遮住，看不清上面的名字。她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两个人，然后继续她的谈话。她的说话声低低的，像是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

耐心等着吧，求职的人似乎本该低人一等，爷爷和孙子的表情都写在脸上。

“她是李姐。”老乡耳语道。

过了十分钟，李姐终于放下电话，她在记事本上刷刷地写起来，又过了五分钟，她好像才想起这两个人，于是她放下笔，抬起头打量来者。李姐莫名其妙地皱了皱眉，草草看完简历，把方炜从上到下看了一遍，然后从下往上看了一遍。方炜被看毛了，他担心对方会掰开自己的嘴巴看看牙齿。

“他可能干了，脑袋瓜灵活，干啥啥行。”老乡画蛇添足地说。李姐不耐烦地摆摆手，老乡的话立刻被打散了，飘到房间的各个角落。

“懂英语吗？”她问。

“有基础，简单对话没问题。”方炜实事求是地说。

李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她的眼里好像有把秤，正在称量方炜话里的水分。方炜马上用英语作了个自我介绍，发音标准，吐字还算清晰。李姐微微点点头，她眼睛里的秤被方炜砸烂了。

李姐拿起一个黑文件夹，翻了几页，然后拨了一个电话，低低地说了几句。方炜知道，第一关算是过去了。“去二楼餐饮办公室，找彭师傅。”李姐放下文件夹，下了驱客令。

老乡说了一堆的感谢话，两个人离开人事部，大厅里的职员还在忙碌，有说中文的，有说英语的，连电话铃声都透着一股不可一世的傲慢劲。

“我是干保卫的，其他管理人员我就不认识了。”老乡惭愧地说，好像干了一件不齿的事似的。方炜从包里取出一盒好烟硬塞到老乡手里。“你等我的消息吧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进了酒店主楼。

员工通道干净明亮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，地面像镜子，走在上面连脚步声都没有。方炜问了两个保安，找到了二楼的餐饮办公室，他敲敲门，没人回应。一个中年人走出来，他告诉方炜可以直接进去，不用敲门。

方炜走进去，他看到办公室里隔出了两个单间，每个独立办公室里都坐着一个外国人，胸前挂着绿色的胸牌。方炜愣了，彭师傅难道是外籍员工？

“你找哪位？”穿绿西服的小秘书问道。

“我找彭师傅。”

“他刚出去，你没见到？”

“噢。”方炜知道了，那个中年人就是彭师傅。

方炜追上了彭师傅，如果错过，他的工作大概就告吹了。彭师傅高大魁梧，穿着一套黑西服，裤子上装饰着密密麻麻的条纹，像睡裤似的，看上去有些滑稽。他头发很短，这样一来脸就显大了，呈鸭蛋形，他有一双精明税利的眼睛，面相比较为憨厚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举手投足有大人物的范儿。

彭师傅站在走廊里问了一些基本问题，无非就是年纪，学历，兴趣爱好等等，方炜一一作答，这是一个奇怪的面试，爷爷和孙子居然都站在走廊里。职员们三三两两擦肩走过去，无一不回头观望，眼神中有好奇的成分，也有喜剧的成分。

“去人事部办手续吧。”彭师傅说完，转身走了，多一句话也没有，感觉他要去机场赶飞机。

方炜觉得辈分搞乱了，爷爷瞬间变成了兄弟。

回到人事部，方炜把彭师傅的话重复了一遍，李姐再次拿起电话，核实了一遍。方炜想笑，谎言的威力是巨大的，现如今每个人都必须携带测谎仪才能出家门。

挂上电话，李姐又拿出一张表，这张表格要详细得多，在方炜眼中，手中的纸变成了入场券。他详细地把所有的空白处填满，然后又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遍，最后他把“入场券”交还给李姐。“明天去医院做个健康检查，我把地址留给你。”她在一叠黄纸上写了两排字，随手一撕，纸就下来了，上面还有些粘性，很神奇。李姐的字很秀气，有艺术家的潜质。

方炜把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钱包的最里层，出了办公室，他觉得太阳笑了一下，随后将光均匀地洒在他脸上，方炜扭过头，发现酒店主楼上金光闪耀。

方炜壮得像小马驹子，健康检查注定成为形式。他拿到医院的检查报告后，直接去了酒店，李姐二话没说，复印，存档，办手续，干

脆利落。方炜有了更衣柜，领了名牌，去了工作服，诸事妥当，他想起一件事，他将要去哪个部门上班？不会是洗碗部吧。

方炜不踏实了，心里闹腾了，那感觉像是临进洞房前连老婆的模样都没看过。怎么办？去问问李姐？算了吧，你早干嘛去了，丢人了。方炜那股子狠劲上来了，他想打人，打他自己。他倚在墙壁上一声不吭，这是他出手前的前奏。走廊里人太多，不宜动手，方炜耐着性子等，反正打的是自己，不用着急，他跑不了。

方炜眯着眼睛目视前方，心跳频率降到最低，像动物冬眠似的。一些俊男靓女从他身边经过，嘻嘻哈哈的，好像在嘲笑他。方炜热了，从里到外冒热气，他开始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后悔了。

“干吗呢，你？”一只大手拍在方炜的肩膀上。

方炜回过头，看到高高大大的彭师傅。“想事呢。”

“检查身体了？”

“合格。”

“手续呢？”

“办齐了。”

“明天八点半上班。”说完，彭师傅走了，又像是去赶飞机。

方炜回到宿舍，收拾行李，酒店提供宿舍，他终于可以告别这个乌七八糟的鬼地方了。几个室友帮他收拾，忙了半天只装满了个旅行袋，剩下的哥几个分了吧，也不是啥值钱的东西。晚上方炜请室友们吃了一顿，路边的大排档，他们第一次吃饭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三个小伙子喝多了，吵吵嚷嚷要去歌厅找小姐，方炜笑了笑，独自回到宿舍，他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，因为他们脑子里想的东西根本不一样。

第二天一早，方炜跳下床，洗漱完毕后他看了看烂醉如泥的室友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宿舍。当方炜推开人事部的大门时，里面的人惊呆了，他们张着嘴看着方炜，方炜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。他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，原来是肩膀上缝着几个补丁的背包，他们大概是自己当难民了。

方炜大大方方地往里走，对面投来的眼神遮掩了，然后转向别处，气氛尴尬了。方炜笑笑，走到里屋。李姐把考勤卡给他，随后告诉他宿舍楼的具体位置。去宿舍楼已经来不及了，方炜把行李寄存在更衣室的大叔那里，说好下班取回的时间，然后，他开始换衣服。

更衣室里潮乎乎的，由于临近浴室，他身上一阵发痒，一个多星期没洗澡了，真想一个猛子扎进去，在浴室里滚，在浴室里喊。

着什么急呢，反正每天都能洗。方炜又笑笑，身体立马不痒了。

换好工作服，他走到镜子前照照，黑色的制服，短打扮，白衬衣，黑领结，胸前挂上名牌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不可能去洗碗，酒店可不会为洗碗工准备这么好的工作服。方炜踏实了，习惯性地眯起眼睛。旁边过来一个矮胖子，两个人的眼神在镜子里相遇了，他们的穿戴一模一样，方炜知道遇到了同事。他刚要打招呼，矮胖子一转身走了，喉咙里哼了一声。方炜吹了一声口哨，去餐饮部办公室了。

“你找哪位？”小秘书像是得了健忘症。

“彭师傅。”

“他的办公室在三楼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方炜推出来，去了三楼。

方炜刚要打听，看到矮胖子刚好从电梯里出来。这下好了，省口舌了。矮胖子迈着四方步慢腾腾地走在前面，方炜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。两个人前后进了办公室，彭师傅正在里面喝菊花茶。“我忘了告诉你办公室了，你还真找到了。”彭师傅咧开嘴笑了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。

“问呗。”方炜坐下来，打量起办公室来，其实这里更像是库房，两个立式冰柜，三四排不锈钢架子，墙上贴着各式各样精致的宣传画，房间里到处都是酒，有躺着的，有立着的，有一米来长的，有指头大小的。商标花花绿绿，有人头，有动物，还有怪兽。办公桌上摆着奇形怪状的杯子，杯子旁边是五颜六色的杯垫，像学生时期使用的垫板。

方炜有些晕，他知道自己要和这些数不清的洋酒打交道了，那些张牙舞爪的英文字仿佛要扑上来，狠狠地咬方炜一口。

“你小子运气好，酒吧正好缺人手，否则就算是等上一年也不见得能进来。”彭师傅喝了口茶，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酒吧是干什么的？”方炜问。

“他会慢慢告诉你的。”彭师傅指了指坐在旁边喝茶的矮胖子，说，“他是你师傅，张庆海。”

张庆海胖胖的脸上露出冷峻的、略带讽刺的笑容。方炜心里咯噔一下，血管里好像堵住了，身体抖了一下。

“前三个月是试用期，合格后转正，签正式的劳动合同。”彭师傅放下茶杯，“这段时间你要跟张师傅多学技术，不懂就问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张海庆终于说话了，他的嗓音很粗。“我们该上班了。”

方炜跟在张海庆屁股后面走出来，两个人谁也没说话，方炜就像他的影子。走着走着，灯光绚丽了，地面光亮了，背景音乐响起来，雪茄店、美甲店、首饰店金光闪闪，另一个世界哗啦一下向方炜扑过来。

身材魁梧的外国友人们挺着肚子在酒店里晃来晃去，全是一副闲人的样子，他们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，嘴里冒着一嘟噜又一嘟噜的外语，声音浑厚响亮，个个都像是朗诵家，在练习，在表演。

家庭主妇推着高级婴儿车在过道中间闲扯，她们不断地挑衅时间，时间却不为所动，该怎么走还怎么走，坚决不和这些闲人一般见识。婴儿车里是含着手指的大头娃娃，头发如绒毛，眼睛如宝石，他们唧唧呀呀，像哭又像笑。

餐厅里的服务员奇装异服，各大洲风格应有尽有。方炜探着头向里面张望，张海庆像是后脑勺有眼睛，他喉咙里哼了一声，那意思是让方炜赶紧跟上。方炜暂时把好奇心放进口袋里，沉着脸跟上他的张师傅，张师傅快他就快，张师傅慢他就慢。

张庆海七拐八拐进了厨房，厨房里很热闹，洗菜的，备料的，刷锅洗碗的，唯独看不到炒菜的，方炜看了一下表，噢，吃饭时间还没到呢。张庆海走到厨房的一角，盯着塑料筐发愣，方炜明白，该干活

了。方炜张开双臂，把杯筐抱起，玻璃杯在里面挺不安分，乱动又乱响。张庆海指了指洗碗间，墙角处有一个机器轰隆隆响，方炜会意，大概那是洗碗机。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妈接过方炜手里的杯子，从一头塞进去，过一会儿杯子从另一头热腾腾地钻出来，方炜闻到了消毒液的味道。真是高科技呀。方炜扭头看着背着手的张庆海，心里面想象着把他塞进洗碗机的情景。

两个人进入酒吧，方炜还没来得及看看周边的环境，一块蓝白条毛巾就扔到他面前，甬问，该擦杯子了，谁让你是新人呢。方炜把杯筐架在水池上，嘿嘿地忙乎起来，张庆海背手站在旁边，脸上挂着耐人寻味地笑容。几十个杯子擦完了，张庆海凑过来，用两个指尖提起一个杯子，举到一盏射灯下，转了半圈，然后他把杯子插回原处，笑着说：“全部返工。”

方炜二话没说，从头开始擦起，这一下他心里有数了，张海庆是个欺负新人的货。忽然，方炜笑起来，他觉得故事的开端越来越有趣了。

酒吧门被推开了，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小伙子走进来，他双手插兜和张庆海打了声招呼，然后把注意力移到方炜身上，他看看杯子，又看看方炜，眉头拧在一起，五官不约而同地往中间靠拢。

“嘿，杯子快被你擦破了。”小伙子说。

方炜听不明白了，自己又不是超人，怎能把杯子擦破呢？方炜对这个人有所戒备。

“仔细看着。”小伙子拿过一个冰桶，灌满热水，然后把杯子倒扣在水面上，五秒钟后他抢过方炜手里的毛巾，一个毛巾角裹在杯底，另一个角塞进杯口，两只手朝相反的方向转，转了七八圈，小伙子举起杯子放在射灯下，晶莹剔透。

方炜注意到对方的左手腕缠着一团纱布。

“明白了？”小伙子问。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照方抓药。”小伙子把毛巾扔了回去。

“谢了。”

“张师傅没教你怎么擦杯子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要主动问，明白吗？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我叫王哲，记住喽。”

王哲嘻嘻哈哈地和张庆海聊了起来，基本上没一句正经话，他们把方炜手中的吱嘎声当成背景音乐了。他像个终日忙碌的佣人，不管活干得如何，至少主人不会腻味。

擦了一阵方炜的肚子里有了动静，开始只是偶尔叫上一两声，随后大肠们放肆了，一声接一声，一声比一声惨。方炜脸上发热，头发根发麻，他真想顺着下水道爬出去或者干脆变成杯子，让别人擦。

“把手上的活儿先放一放，吃饭去。”张庆海终于发话了，简直像圣旨。

方炜把塑料筐抬下来，放到一个不碍事的地方，用毛巾擦擦手，跟着张师傅后面出了酒吧。穿过厨房，进入员工通道，走在人群中，他忽然有种安全感，很没来由，方炜觉得自己脆弱了，像第一次出家门的小小子。刚进食堂门，一股大锅饭的特有味道便顺着方炜的鼻孔往里钻，大肠激动了，在肚子里摇晃起来，全身麻酥酥的。

食堂干净得都不像食堂了。

张师傅拿出考勤卡，在桌上的机器上刷了一下，方炜如法炮制，机器尖叫一声，屏幕上显示出他的员工卡号，旁边看门的厨师麻木地点了点头。职员们提着一块白塑料板在出菜口排队，荤菜一个窗口，素菜一个窗口，每类菜都有两个选择，随便选随便挑，公平合理。两个冒热气的大锅摆在最后，一锅蛋花汤，一锅小米粥，旁边有一叠白碗。还有一堆新鲜水果摆在食堂中央，有苹果、鸭梨和香蕉，色彩斑斓，香气诱人。

方炜无语了，他想起了馒头加烙饼的日子，也忆起了蹲在厕所里的煎熬时光。什么叫忆苦思甜？这就叫忆苦思甜。他的食欲变成了无

数只小手，争先恐后地将食品塞进胃里，一盘鱼香肉丝，一盘家常豆腐转眼间就见底了。

吃完饭，方炜才有闲工夫观察四周，食堂里一疙瘩红、一疙瘩黑，原来各部门的人都聚在一起吃饭，大家有说有笑，热闹非凡。酒吧部当然也不能免俗，五六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，他们还没吃完，但方炜觉得这些人都在观察着自己。

方炜马上拿出烟，每个人发上一支，大家都明白，意思都在这支烟里，新来乍到的，您多关照吧。发烟的人摆个低姿态，给自己定个位，留个好印象，我是小弟，咱们来日方长。接到烟的大多数会马上将其点燃，那意思也大大方方地传递回来，行了，你踏踏实实的，不懂就问，咱们之间没的说。烟雾缭绕，饭桌前的人谁也没有说话，可意思却清清楚楚地表达了。这是抽烟者的规矩，香烟有时候承载着各种使命，它不单是香烟，它还是短信、是知己、是茶余饭后的调味剂、是灵感的源泉、是小说的楔子、是消磨时光的工具、是体面的自慰器。一句话，不抽烟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。

当然，也有人拒绝这份好意，张庆海就是一例，他把香烟扔了回去，然后从口袋里取出自己的烟，点燃，若无其事地吞云吐雾。谁都明白，这是不屑，是挑衅。扔回来的可不是烟了，是挑战书，是生死状。

烟头亮一下暗一下，大家全神贯注地吸着烟，脑子里却想着另一件事：张庆海过分了。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谁能受这种气。大家盘算着一会儿动起手来该帮着谁。帮新人得罪了老师傅有点得不偿失，帮老师傅欺负新人良心上又过不去。

每个人的脑袋里有个算盘，噼啪地响，算计着得失，琢磨着后果。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不到就受穷，这话没错。

方炜可没打算让他的同事们操心，他把香烟重新塞进烟盒里，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王哲闲聊起来。坐在旁边的张庆海开始喘粗气了。乖乖，事情奇怪了，本该被激怒的方炜似乎心情大好，一点也不觉得尴尬，反倒是张庆海像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。

同事们对方炜有了新的判断，眼前这个人骨子里透着一股狠劲。

半小时的午餐时间过去了，各部门的职员不约而同地站起来，把盘子送到洗碗间的窗口，擦擦嘴，照照镜子，准备上岗。酒店从业者的用餐时间不同于常人，中餐十一点，晚餐五点半，服务行业嘛，总不能和客人一起吃饭吧。时间长了，大家纷纷胃下垂了，胃药厂长乐得合不拢嘴，高兴死了。

方炜和王哲站在酒吧门口，有些相见恨晚，有些依依不舍。

“你在哪个酒吧？”方炜问。

“我在你上头。”王哲指指头顶，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。

“天上？”

“二楼，大堂吧，最像酒吧的酒吧。”王哲绕口地说。

“啥时候去你的地盘瞧瞧。”

“等你先把杯子擦亮吧。”王哲阴阳怪气地说。

方炜回到酒吧，发现张庆海的脸蛋子垂下来。方炜知道他的张师傅又生气了，因为自己在酒吧外闲聊了几句，或者因为自己不该跟其他的同事套近乎，不管出于何种原因，他总是会生气的，既然如此，就让他生气去吧。

方炜刚要继续擦杯子，张庆海发话了：“去打桶冰去。”

方炜提起冰桶问：“制冰机在哪儿？”

张庆海脸上的肥肉颤了颤，他说：“自己找去。”

方炜拎着冰桶在厨房里转，用餐的时间到了，厨师们忙碌起来，神秘的炒菜师傅终于露面了，他戴着一顶高高的白帽子，碍手碍脚的。方炜觉得厨房很有趣，比起外面恬静幽雅的餐厅，这里面简直乱成一锅粥，服务员举着蓝色单子乱跑，厨师们大声抱怨，洗碗部的脏盘子堆积如山，偶尔出现几个外籍高管，他们用母语喊了几句，见没人理会，便悻悻地离开了。

打了满满的一桶冰，方炜把桶放进水池里，等候下一个指令。“去北极打的冰吧？”张庆海埋怨道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方炜耐心地向他解释，“考察船已经满员，所以我临时决定去一趟南极，回来迟了些，实在对不住。”

张师傅又开始喘粗气了。

餐厅的客人越来越多，服务员拿来一张粉色的单子，上面写着一串英文，方炜看明白了，是可口可乐，他瞥了一眼张庆海，这位大爷坐在收银台旁的凳子上，目视前方，愁眉苦脸，作哲人状。方炜拉开冰柜们，拿出一罐可乐，“噗”的一声把盖拉开，放在服务员的托盘里。

接下来热闹了，服务员像洪水一样朝酒吧涌过来，大脑袋小脑袋都堆在吧台上，粉红的单子满天飞舞。椰汁，番茄汁，崂山，喜力，卢云堡，依云，武山当，美态，黑牌威士忌……“快点呀，客人投诉了，先给我拿，就是柜子里那瓶，不对，拿错了，哎哟喂，急死人了，快点找酒吧经理，换掉这个实习生。张师傅，快教教你的笨徒弟，您别笑呀，赶紧的……”

方炜一点都不乱，他每次只接一张单子，按上面的英文字照方抓药，如果碰上不认识的字，对不起了，我处理不了，没人教过我，我又不是爱迪生，把单子退回去，您自己个儿想辙吧。

张师傅坐得比姜太公还稳当，好像屁股上有根钉子连在椅子上。

方炜心里乐了。张师傅，您休息吧，这些小事就不必让您动手了，等着餐饮部经理找您算账吧。别惦记让我服软，说实话吧，从小到大我还没服过谁，您会慢慢了解我的。

方炜扑哧一声笑出来，不是每个新职员都会遇到如此混乱的场面，锻炼人呀。

更可笑的事还在后面，张庆终于坐不住了，他把技术含量较高的酒单接了过去，操练起来。方炜明白了，中午那顿免费午餐不仅是对自己重要，对老资格的张师傅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还明白一点，酒店是按规矩办事的，说白了就是讲理，只要讲理事情就好办了。

在近乎手脚并用的同时，方炜也没忘记学习，可不是一般地学，那是明火执仗地学，是撕破脸皮地学。张庆海每拿完一瓶酒，方炜就捡起单子对照酒瓶，以最快的速度记英文拼写，记上面的图案，记瓶

子的模样，他有一个袖珍记事本，他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文字完成记录。刷刷刷，运笔如飞。服务员都打发走了，方炜拿着记事本又复习了一遍，他把洋酒摸了个遍，喃喃自语，摇头晃脑。

电话铃响了，张庆海接起电话，是是是，好好好，点头哈腰的。

“彭师傅让你去趟办公室，马上。”张庆海挂掉电话说，“去办公室拿几个柠檬回来。”

方炜像鸟一样飞出酒吧，厨房的油烟不再呛鼻了，厨师的抱怨声悦耳了，洗碗机的消毒液味越来越像香奈儿了。

方炜贴着墙往前走，为什么要贴着墙走？因为主要通道要让给尊贵的客人们，这叫礼貌，也是素质。没人教过他，无师自通了。方炜开始喜欢这里了，他相信自己能干出一番事业来。沿路的餐厅都大门迎客了，方炜的鼻子动了动，有辣味有馊味，外国友人的饮食习惯让人难以理解。好奇心没能拖住他的脚步，方炜急步上了三楼，彭师傅在等他，这是天大的事。

酒吧办公室敞着门，方炜轻轻地敲了敲，彭师傅应了一声，让他进去。刚进屋，彭师傅扔给他一支烟，他接过来。上次是客气，这次无论如何也得接了。彭师傅也拿起一支来，方炜迅速取出打火机，替他点燃，彭师傅用手指在方炜的手背上轻点了两下，表示感谢。方炜心里有了数，彭师傅远比张庆海有面子，这就好办了，只要按规矩办事，路就宽了，日子也就长了。

“张庆海还可以吧。”彭师傅随口问，那态度又认真又不认真，难琢磨了。

“可以”是什么意思，是好？是合格？还是凑合？方炜愣了一下，他意识到这句话深奥了。你要是说张庆海不好，就等于把老师傅彻底得罪了，连缓和的余地也没有，其实得罪他也不是足虑，关键是从此落下了打小报告的名声，这种事说大可就大了，以后的日子里和同事们还怎么相处；说张庆海好也不是最佳选择，这不是明摆着跟酒吧经理说谎吗，谁知道彭师傅是不是在试探你；这个问题也不能避而不答，

人家大经理请你过来，发你烟抽，你却装傻充愣、和稀泥，你还是不是人。

方炜把烟吐出来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可以。”

“可以”是什么？“可以”什么也不是。它既不代表好，也不代表不好，他只针对问题。张庆海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如此，一问一答，严丝合缝，不露声色，恰到好处。这是一句很得体的回答，方炜很满意。彭师傅点点头，不知道他对“可以”的理解是什么，总之他没有追问下去，这很好，有些问题本不该刨根问底。

彭师傅拉开抽屉，取出一把紫红色的酒刀，放在桌上。方炜在张庆海那里见过这个小家伙，它可以开普通酒瓶，也可以开葡萄酒的木塞，刀子和钻头折叠在中间，像一把较为粗糙的瑞士军刀。有了开瓶器就算是正式称为酒吧的一员了，就像教师配了教鞭，干部配了轿车，警官配了手枪一样，名正言顺，堂堂正正。

“好好干吧。”彭师傅说。

两个人闷头抽完烟，彭师傅又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份资料。“这是鸡尾酒配方，有空就看看，把酒名记熟。”方炜把酒单整齐地叠好，放到上衣内侧的口袋里。

彭师傅的抽屉仿佛是魔术师的工具箱，令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里面还有什么好东西？彭师傅显然不想再拉开抽屉了，他懂得矜持，糖果不能一次性全发给小朋友，有所保留，生活才有意思。

“过了用餐时间酒吧就没事了，你下午在那儿学不到什么东西。”彭师傅缓缓地说，“去宴会厅吧，一会儿有个小会议。”彭师傅从墙上取下一个夹子，递给方炜。

方炜顿时觉得体内的血液往上涌，脑袋沉了，脖子酸酸的。宴会单上的英文像成千上万只蚂蚁，密密麻麻，在纸上蠕动，最后爬到他的眼睛里。方炜含糊了，蚂蚁比张庆海可怕，更具杀伤力。方炜想到了中午那顿免费午餐，自己还能吃上几次呢，这是个问题。

“不要担心，大部分的内容与我们无关。”彭师傅善解人意地笑了笑。接下来彭师傅拿出一支签字笔，耐心地给方炜讲解：

先要注意人数和时间，三十人没错吧，14：30 没错吧，这是最重要的两点。之后你要注意软饮数量，几箱矿泉水，几箱果汁，单子上注明了是工作会议，所以你就不用准备酒品了。从外面的冰库里取出相应的饮料，放进冰盒里，加满冰，带上冰铲，借辆小车，把冰盒送到宴会厅，在厅内的一角摆上两个桌子，用绒布围起来，把冰盒放到桌底。这时就可以准备杯子了，三十人的会议需要准备多少杯子呢？多多益善吧，没有个定数，这需要工作经验，明白吧，千万别少了。好了，把杯子擦干净摆在台子上，冰桶里盛满冰，会议开始前你要提前倒上几杯，以免到时候手忙脚乱。你不必跟客人接触，宴会部的人会过来取饮料，他们要几杯，你就倒几杯，别心疼，知道吧。如果饮料不够你就回冰库取，放心，没人会偷走台子下的饮料。会议结束后，你要清点数量，用了多少列出一个单子让宴会部主管签字，谁是主管？穿西服的，岁数最大的，懂了吧。签完字你就可以把剩余的物品拉回冰库了，杯子不用你操心，管事部的人会拉走的，小型宴会就是这个样子，很简单吧。还有个小事你要注意，剩下半桶的饮料就别往回拿了，留给宴会兄弟吧，他们也辛苦半天了。宴会部的人如果要整瓶的饮料，除非主管签单，否则绝不能给出去，可不能把他们惯坏了，否则以后就没完没了了。这是小型会议，还有大型宴会，稍微复杂些，我告诉你几个注意事项.....

彭师傅像个模范教师，一边讲一边用笔在宴会单上画圈，圈画满了，他也就讲完了。方炜把资料夹子放回到墙上，出了办公室。宴会厅里金碧辉煌，方炜走进去看感觉像到了足球场。一个风度翩翩的长者在台子上讲着什么，他胸前别着扩音器，举着教鞭在幻灯片前踱来踱去。下面坐着几排听众，他们格外认真地记录着，但本子上的字能不能留在脑子里却是另一回事了。几个穿粉色马甲的服务员举着托盘穿梭着，托盘里是红红绿绿的饮料，玻璃杯好像是粘在托盘上似的，让人钦佩。

大厅一角有个简易台子，蓝色的绒布围住三个面，桌上有亮晶晶的杯子，像彭师傅说的那样。走近了才发现桌布上是潮湿的，显然这